

李商隱與王維對佛法體悟之比較研究

吳泊諄

2018.10

壹、前言

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國，歷經魏晉南北朝戰亂的醞釀，於隋唐達到前所未有的盛行。唐朝開國皇帝李淵雖以老子後裔自居，立道教為國教，不過在社會自由開放的風氣下，佛教也有十足的發展空間，唐代文人之作品，除了擁有傳統儒家的色彩，也不乏道教與佛教的思維，而本文將分析同是信仰佛教的李商隱與王維，在其詩作中對於佛法的體悟。

貳、正文

晚唐詩人李商隱，在仕途不順遂以及喪妻的悲痛下，藉由信佛來平衡心靈，先來看看這首描寫其拜訪孤僧的〈北青蘿〉：

殘陽西入崦，茅屋訪孤僧。

落葉人何在，寒雲路幾層。

獨敲初夜磬，閒倚一枝藤。

世界微塵裡，吾寧愛與憎。¹

孤僧的「孤」字表示這位僧人並非某大寺廟赫赫有名的高僧，而是在深山中與世隔絕的修行者，李商隱「訪孤僧」之目的，無非是想得到關於科舉屢次落榜或是官運不順自我調適的解答（不確定此詩著作的年代，無法得知此時詩人正為何事而擾），希望藉由山中僧人的指點，為山下生活的煩憂找尋出路。落葉與寒雲的淒涼感，是詩人心中「表象」的投射，也就是自我安慰，而內心真實的情感實為求道心切的熱血，想要快速得到解脫的衝動，從「訪」字來看，此修道之旅是短

暫的，拜訪完山中僧人並得到滿意的答案之後，就會下山繼續為科舉、仕途奮鬥，詩人對於佛教的嚴苛修行在現階段並不感興趣，畢竟生活的重心仍處在山下的繁忙紛擾之中。詩人向僧人求道後，得到「世界微塵裡，吾寧愛與憎」的答案，說的是佛教思想中「空」的概念：世界從宏觀來看，如此的龐大，不過仔細想想，其實只是微塵罷了，何必為愛憎這等更加渺小的瑣事擔憂呢，畢竟萬物皆空，這些情感只是因緣的一種產物而已。

接著再欣賞李商隱<題白石蓮花寄楚公>與<題僧壁>，兩首闡述佛法的詩作：

白石蓮花誰所共，六時長捧佛前燈。
空庭苔蘚饒霜露，時夢西山老病僧。
大海龍宮無限地，諸天雁塔幾多層。
漫夸鷲子真羅漢，不會牛車是上乘。²

舍生求道有前蹤，乞腦剗身結願重。
大去便應欺粟顆，小來兼可隱針鋒。
蚌胎未滿思新桂，琥珀初成憶舊松。
若信貝多真實語，三生同聽一樓鐘。³

從<樊南乙集序>，李商隱自述「三年以來，喪失家道，平居忽忽不樂。始克意事佛，方願打鐘掃地，為清涼山行者。」⁴可得知其事佛之主因，無非是生活、家庭的不圓滿，希望藉由佛法獲得釋放，而以上兩首詩作，內容不乏佛教典故，以玄妙的佛語來抒發自己的情感，不過在思想上，了無新意，嚴格來說，這只是些修習佛法的心得筆記，再深入探討詩人作此類詩文之動機，不就是想掩蓋內心的不平靜與各種煩憂痛苦嗎？以一種看似幽然的寫作風格，表達自己信佛的決心，但這樣的決心是真心嗎？並不是，這只是一時的解脫，詩人從未真正的放下世俗的憂慮。

李商隱除了寫過拜訪僧人、闡述佛法的詩作，也有以下關於描寫或懷念師父言行的作品，像是以下的<華師>和<憶住一師>：

孤鶴不睡雲無心，衲衣筇杖來西林。
院門晝鎖迴廊靜，秋日當階柿葉陰。⁵

無事經年別遠公，帝城鍾曉憶西峯。
爐煙消盡寒燈晦，童子開門雪滿鬆。⁶

李商隱並非不了解佛法的道理，而是在現實情況下無法實踐，從詩人的人生歷程來看，多數時間都在遊歷四方，擔任各種官職，維持著出世的心態，似乎沒有隱居修行的想法，又或者是曾經有過，但經過熟思熟慮、現實考量後作罷，因此幾乎可以斷定，李商隱研習佛法只是為了得到暫時的解脫，而非真心想要大徹大悟，藉由佛法的玄妙觀點，以看似超脫的文字，來掩飾自我心中確確實實的煩惱。

欣賞完李商隱關於佛法體悟的部分詩作後，再以〈鳥鳴澗〉與〈鹿柴〉為例，品味王維描寫「空山」的作品：

人閒桂花落，夜靜春山空。
月出驚山鳥，時鳴春澗中。⁷

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。
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⁸

前者描寫經過白天紛擾喧囂，夜晚的春山歸於寧靜，就在人靜山也靜之時，月亮的升起驚動了山鳥，而鳥鳴似乎打破了這一切的靜，不過這實則是詩人以動襯靜的手法，畢竟不可能有真正的完全無聲，「靜」只是詩人面對空山的心境、閒然自適的平靜。而後者的空山是什麼動植物都沒有的山嗎？並不是，從「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」可得知此山不是真的空空如也，不然怎麼會看不到發出聲音的人呢，而是詩人心態的體現，並且以「人語響」的有聲來襯托「空」的無聲，夕陽照在林中青苔上，一個再自然不過的景象，似乎是這場空之中的溫暖力量，並以有色的夕陽與青苔，凸顯空的無色、無形。這兩首關於「空山」的詩作，或許寫作背

景、描繪的景象都不盡相同，但想傳達的意境大同小異：以「空」來表示內心的「圓滿」，真正的空並非什麼都沒有，而是實實在在的擁有，乃詩人心境達到一定的平穩後，所體悟的佛理。

除了山水詩，王維的田園詩同樣也顯現出自我心態的寧靜、平淡，以<終南別業>為例：

中歲頗好道，晚家南山陲。
興來每獨往，勝事空自知。
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
偶然值林叟，談笑無還期。⁹

第一句「中歲頗好道」點出本詩不單只是遊玩的心得，還是對「道」（佛法）的體悟，家喻戶曉的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二句，散發一種悠然自得的閒適感，並不會因水窮而失望，而是將心境轉換。「偶然」、「無還期」凸顯出這一切的隨緣，碰巧遇見一位老先生，就這樣談了起來，連回家的時間都不預先設定，也不會因身為知識份子、朝廷高官，而有不屑與鄰居交談的高傲感，畢竟都是隱居在山中的夥伴，沒有貴賤之分。

除了以人類的角度來看待萬物，王維也會從萬物的觀點來思考自然現象，像是<辛夷塢>中，王維似乎化身在萬物之中，來看待花開花落：

木末芙蓉花，山中發紅萼。
澗戶寂無人，紛紛開且落。¹⁰

山中樹梢上的辛夷，綻放紅花，如此美好的景緻，可惜不久後，就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，紛紛落下，「開且落」敘述著花兒反復無常的命運。從「無人」得知，詩人是站在花的角度來看待此自然現象，對於一般追求名利富貴的人們，或許會覺得花的命運好悲涼，綻放卻無人觀賞，不過對花兒來說，這就是大自然的規律，花兒沒有人類複雜的理想抱負，單純只會遵照自然的法則來盛開和殞落，平平淡

淡過完一生，而此處的花開花謝，也與佛教緣生緣滅的觀念不謀而合。

從以上諸多詩作中，王維好像已將佛法完全融入生活之中，以宏觀的大自然視角來面對日常，不過以下四首詩作，又提供我們另一個解析王維心態的面向：

<歸嵩山作>

清川帶長薄，車馬去閒閒。
流水如有意，暮禽相與還。
荒城臨古渡，落日滿秋山。
迢遞嵩高下，歸來且閉關。¹¹

<渭川田家>

斜陽照墟落，窮巷牛羊歸。
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候荆扉。
雉雊麥苗秀，蠶眠桑葉稀。
田夫荷鋤至，相見語依依。
即此羨閒逸，悵然吟式微。¹²

<青溪>

言入黃花川，每逐清溪水。
隨山將萬轉，趣途無百里。
聲喧亂石中，色靜深鬆裏。
漾漾泛菱荇，澄澄映葭葦。
我心素已閒，清川澹如此。
請留盤石上，垂釣將已矣。¹³

<過香積山>

不知香積寺，數裏入雲峯。
古木無人徑，深山何處鐘。
泉聲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。

薄暮空潭曲，安禪製毒龍。¹⁴

這四首詩有一個共同點，在詩末才點出作詩之緣由，講得通俗一點就是：我想要修行！雖然詩的主體藉由山水田園的描繪，顯得平淡自在、悠然自得，乍看之下，王維儼然已成佛，那為什麼又要在詩末，引用佛教典故，來強調自己對於修行的渴望與修行的決心呢？對一個真正大徹大悟的禪者，修行並不侷限於深山之中或是人煙罕至之處，而是面對日常生活、隨時隨地無法動搖的心態，看來官場的明爭暗鬥，似乎在無形之中動搖王維一心向佛的意志。

參、結論

綜觀李商隱與王維的詩作，不難發現兩位詩人對佛法體悟之層次差別，前者對於佛法僅在於理解，而無實踐，引用玄而又玄的佛語，刻意表示自己對於經典的了解，實則給自己一個片面的交代，關於不得志的一種解答，這或許也與詩人的經歷有重大關聯，出生晚唐的李商隱，大半輩子陷入牛李黨爭之旋渦無法自拔，又因妻亡而感到人生無望，但是從未放棄對於社會的理想抱負，與其說其信佛，不如說他是儒家忠誠的實踐者，當然，撇開李商隱關於佛理的詩作，其仍是晚唐時期最傑出的詩人之一。

反觀出生盛唐且官運大體順遂的王維，其詩作對於佛法的理解程度多了實際的驗證，遊覽山水田園時，王維的心境有達到禪的最高境界：「空」，一種超越擁有的圓滿程度，並非空洞、孤獨，而是透徹的滿足感，也因為空，生活才有無限的可能，而緣起性空，因緣也都只是表面的變化，並不會影響內在的「真空」，可惜王維終究生活於官場之中，無法在眾多的壓力、矛盾下，使其「空」的心志隨時擁有，才在部分詩作中，一再表示自己閉關修煉的決心，似乎要脫離官場，才能真正的修行，「詩佛」的稱號或許言過其實，不過以讀書人的角度來看，王維山水田園詩作，所散發的恬淡自然，確屬空前絕後的佳作，拿朝廷官員與寺廟或深山高僧的習佛層次來比，也太不公平，只能說王維在眾多詩人之中，的確是最接近「佛」的一位，但是否為詩中之佛仍有待商榷。

肆、引注資料

1. 歐麗娟：《唐詩選注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第五次增訂本），頁 738。
2.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，《全唐詩》，卷 540。107 年 10 月 20 日，取自：
<https://ctext.org/dictionary.pl?if=gb&id=214656>
3.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，《全唐詩》，卷 539，107 年 10 月 20 日，取自：
<https://ctext.org/dictionary.pl?if=gb&id=213797>
4.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，《全唐文》，卷 779，107 年 10 月 20 日，取自：
<https://ctext.org/wiki.pl?if=gb&chapter=893958#p61>
5.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，《全唐詩》，卷 540，107 年 10 月 20 日，取自：
<https://ctext.org/text.pl?node=214829&if=gb>
6.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，《全唐詩》，卷 540，107 年 10 月 20 日，取自：
<https://ctext.org/text.pl?node=214784&searchu=%E7%84%A1%E4%BA%8B%E7%B6%93%E5%B9%B4%E5%88%A5&searchmode=showall&if=gb#result>
7. 歐麗娟：《唐詩選注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第五次增訂本），頁 144。
8. 歐麗娟：《唐詩選注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第五次增訂本），頁 142。
9. 歐麗娟：《唐詩選注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第五次增訂本），頁 140。
10. 歐麗娟：《唐詩選注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第五次增訂本），頁 143。
11. 歐麗娟：《唐詩選注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第五次增訂本），頁 125。
12. 歐麗娟：《唐詩選注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第五次增訂本），頁 130。
13. 歐麗娟：《唐詩選注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第五次增訂本），頁 131-132。
14. 歐麗娟：《唐詩選注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第五次增訂本），頁 133。